

水府侯席上作

鍋島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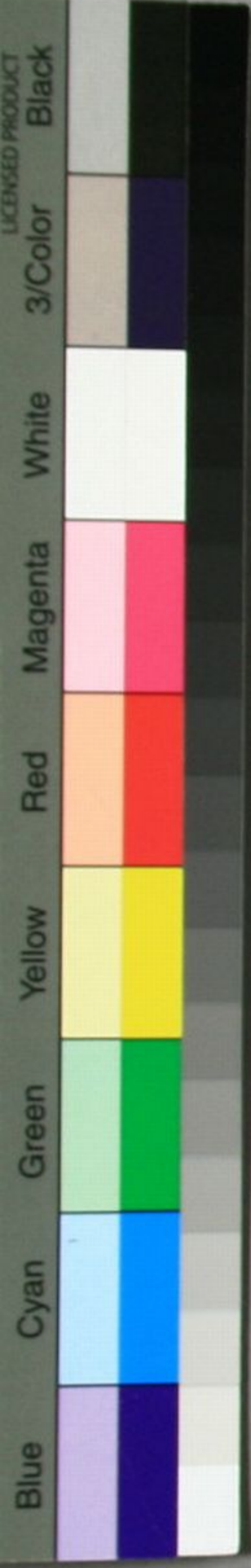
回首世上紛紛漫以數譽附白雲天下英雄
纔屈指平生知己獨逢君林梢風斂鳥聲滑
巖嶽日暄梅氣薰自恐宴安如耽毒從來治國
在勞勤

拙稿

服部文庫

イ 17

2153



揣情錄

此書也瑣小言與昔所著懷和錄類也既述於此彼復
 重於此雖煩乎亦言之而不足咏歌之之義也庸傷乎
 雖採摘人君有強弱者而言其緒焉耳且夫治國之
 要人倫之際力論中人等使降至凡百君子苟有學道必有能
 言其術是以與日月揭行而人皆知假使盡心思豈
 得為其鼓吹邪惟予始以不佞見詆毀至今猶以為情弱
 而不任事維其惟有之以此不敢辭也然一既已有社稷
 使衆人不安則唯恐辱社稷是以謾論強弱且以告

志云爾

夫為政必以寬猛過於寬則其失也弱過於猛則其失也
 強寬猛相用是以難矣弱則大臣不期擁而推至強則
 君不期侈而侈至夫君強而侈則左右之臣恃寵多威
 矣是以不與大臣視有目長吏若失禮不敬以請謁為事
 所好進之將加諸膝所惡退之如將墜諸淵有司不
 能爭焉大夫不能退與辟諸社風城託於社城為家出
 食人之食人欲火之水之忌於社城末如之何也且君強自
 喜以智自用悅後於己者好惡終有偏也凡此小人勿論明

君則鼓舞之薰陶之驅之善也乃君弱則反能恟如集
于木其故何也社傾城壞也弱以朋淫則大臣易位焉恃
以諂諛則大臣側目焉夫然故君弱則臣無恃寵矣是
以無社黨城狐也然君之無威唯大夫之為聽則大夫擅
賞罰私政教而其間謂於上者唯其大畧耳故不記治
亂不解下情不辨是非不知賢否有罪不能罰焉有
善不能賞焉弱愈弱而大夫之權威焉故左右之臣畏
大夫也其於君其事君也不忠且無它故君微也雖然君
以聖智自處耀威之急察小過即責發小奸即罰則

民怨而褻於罰君柔自卑亦寬之甚大過不督大奸不
罰則下欺而狎於宥夫有過而不罰御之以德而民畏
於斧鉞者明主之事也方今庸主所能止及亦謂婦人傲驕邪此則
左右諸臣咸不艾曰於君則無患唯於大夫可畏也至
失教於大夫之罰之必稱君曰予苟有一日長乎尔執
簡策而北位於士民者君人所以位也言君之執簡也及命之言君之命也而蔑之
者無君也豈敢私乎哉以君故也事君而可忠也執事
故畏大夫甚於君夫大夫者國之柱石也人可不畏且敬乎
失教於斯而後罰之禮也言君以威根加不言君以威根加諸官

不諧曰賞罰在於大夫君猶木偶人耳矣故假使然謗不
在於右友言一善言一善行亦不在於大夫是皆君弱而
左右執御無所宣言也諱惡揚善臣之禮也臣能宣
言君之善則下信矣唯不學亡術之徒不知禮義也已
以為善宣言而實不善者有之己以為不善隱蔽而
實善者有之孟軻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由生歟
勇與言而不中義也寧不言乃如大夫則獨宜不然矣
夫大夫之所以為大夫者言稱詩書行由禮義將知人於
側陋之中觀其行及其才與天職者也而况君之善

惡乎涓之積不成江河綿之從將成網羅見其善雖
小則顯諸國矣見其不善雖大則隱諸朝矣今之大夫觀
其言則有罪以為極觀其言有罪以為寬以此稱寬於
國矣又以此隱是於國矣於是乎下不畏上過不為改是
大夫之所見異而所稱從異也無他其學道之失也且
夫君弱大夫如此則兩觀人曰曰故觀巧言令色言
而不違者以為能也觀其敬嚴毅進言已忠者以為不
能也故所稱非唯之臣則魯蒙之士矣所黜非諂之
臣則其敬之士矣於是乎威靈歸於大夫而君微乎微矣

仲尼曰
子貢曰
而對曰
向將何
為此中
也子曰

子禮又韓退之孟子子純字純者也為揚大純而小疵

戲穀 穀

之伯君者以謙為大德不知以禮為大德也
之柄欲臨民以忠其可得乎故大夫非學道樂
而救其惡則所謂今之諸侯之深人者也改之柄不得在
於人執其柄則邪惡不期而正一人執柄而不
驕者其唯賢者乎故有同僚而能及規忠告事不糾繆
而政和矣豈唯大夫然雖少吏然今之士少吏相為同僚也
言而不違退而誅謗或有忠信之人厭之不樂遂潛譖之
大夫為大夫者不可不察也羅大夫有之有大夫之長者民望擊系與政
柄歸焉則諸大夫譖而遠之而又不知譖己者立在後也

下也
不知彈丸在
在後黃雀
不知彈丸在
下也

亦欲點焉相譖如此侵假至於大夫則能巧言令色
者獨得全矣於且取伺者以為大夫則既已施因且為
長者乃後之伺不得不唯體命焉况敢譖身迺邪惡
傲慢唯己之所欲也由此觀之若則然相愛相輔則身全名
存焉說邪以為心則身死名滅可不懼邪為君者亦
平亦不察焉有傲慢邪惡逞己之欲者而同僚友不忠告
則謂尸位素餐者也尸位素餐者不可以膺仕矣
小人之於君大夫有同強弱之訛者有弱之訛者有強
之訛者有二人於此其一人大夫之族朝夕其家者其

一人非大夫之族又不朝夕於其家而年兄弟也才兄弟
經術文章者身理
 也才兄弟也經術文章者身理皆兄弟也上擢其一人充顯職會大夫之族
 若朝夕於其家者則皆曰彼實有大夫之援而然此年
 非少於彼也才非短於彼也經術文章者身理木學兵技非劣於彼也然以
 無援見擯棄又曰大夫亦豈得獨舉彼哉之同僚
 有相比周而推然固非附驥尾而進於青雲之士亦終
 必朽而已矣它微細之事皆莫不相謂以為誇柄者
 焉且之不同強弱而訛者也且小人之言無足用焉者
 雖然若如此者年兄弟才兄弟經術文章者身理木學兵技皆兄弟

則先與於非大夫之族不朝夕於其家者矣而以親於
 大夫遺之則亦或將遺材焉亦不可不察也君弱則
 皆曰君之恭儉謙遜大夫不容身身龍袞錦繡口飽膏
 梁貪財賄賣賞罰大逆不道也於是設嚴酷之法則皆
 曰亦大夫以苛不已也於是君實有患之設寬政則皆曰
 大夫欲馳己之虐之不已也憚衆之毀嗚我以甘也是弱
 之訛也天下滿之亦未必無此大夫也君強則皆曰何夫
 之惰弱不能強諫使有苛政猛於虎使我至於此極也
 大夫豈寘也乎唯懼罪之甚也又不能強諫其心雖知君

之非然猶席罪於夫耳其或有寵大夫而以君命以已
之志亦實不察以為出於君既漸而察示之觀君之任之而不
移曰何君与大夫為虐於國也是強之誣也小人之言其可
忽哉若有賞罰大夫之與奪則明布告諸下皆知其有此善
有此惡不則其賞曰大夫何善受賞如此大而速矣士庶
人何尤為善久為切大而賞未及焉同其罰曰大夫何罪受
罰如此大而速矣其必以有犯君之顏也不然它大夫始以
譖也故明布告而知其善惡則曰大夫有善君能知之大夫
有惡不君能罰之君之明也是以衆悅而以情歸焉故不

可不布告也雖然政貴不洩焉則亦可以制義制焉夫
下民之言不可不察也感乎善則歌以美焉困乎惡則
諷而利焉夫王公卿大夫皆能上諸口焉况諸考之民於
其上乎詩三百多出於田畯紅女之作小人之言其可忽哉
君大夫其不聽將日違於善豈可以言已之可不置而
不問邪傳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
獻曲獻史獻書師箴箴賦賦矇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督史教誨者父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夫匹夫匹婦之言雖入於一人之耳故於聽

周語之此也

之如此其至矣亦教天教祖教民之義也文王任於有司而不聽者所以為文也豈方今世庸主之輩居於深宮之內而不聽其言之比哉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國君命人各言其志大夫至士及委曲小吏不尚貴賤長幼君命之大夫布之當此時能言之士默則不患之甚者也或一言而不用焉則不復曰君不信我也是不忠之甚者也夫小人之言志常以為何施而不可不知彼之所通塞於此之所利害於彼一彼一此亦有不得已而存也上之所擇在焉而小人常失志於斯言焉故初下命曰夫政有以大事

有利害故言其或有所不用者焉亦當不始為棄而怨夫而後尚為卞和氏之泣者不臣莫大焉執政之待下也進言者賞之則勸不然以己之意任之以為是言也害于事曷何足用哉捨而不問或謂非其政者不忠也詆大臣者不敬也默退唯意欲終己之奸者國之賊而不中身謀進者不往及身也莫甚也言矣取言數其所塞則不一而足也故君以虛受之而後斟酌捨其小塞而用大利則大言終至大言終至而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言不可用焉則言且所害亦之所害不可示則言其不可用使其失志如此則士服小吏悅果敢進言者

耳也

不維木末而事可也。亦時事耳。塞民之口，猶壅川於非
 君躬行德，則民口不息矣。君躬行德，則下之化之也。猶水
 之就下沛然，大夫之所好者文，則下之言之常稱文，器也。
 所好者武，則下之言之常稱武，器也。君之所好，惡有甚焉。
 此故為人君者，文武之事不可不好，而巧與拙不可論也。
 傳云：欲知君之所好，觀其所使，不知其人，觀其友。君悅文
 學，兵技之士則受學，車技之士出然，生焉。所好寧樂，淫
 逸，悅巧，佞，便，辟，則巧，佞，便，辟，之士流，憂，於是。塞下之
 氣，憤，猶之以火，治火，以湯，止沛，不可得耳。傳云：儉，德之共

也。儉也者，君民治國之大者也。躬卑衣服，菲飲食，以為
 民之標，則下自無驕吝，靡麗之俗。書云：衿食尚，奇獸
 不齎于邦，故鳥獸之供於弄者，臺榭之供於居者，園囿
 之供於觀者，唯終適而止矣。然後下服，下服則無命不行
 也。亦有下服而命行者也。假令臨下卑，其衣冠，鹿其車馬，
 然宮中浮華，不者，其貴焉。則大夫亦猶也。民皆曰：君臨我
 不以信矣。於是乎令，雍而不行矣。惟節即衣服飲食宮
 中之用，似易實難，不可不務也。然躬唯節之滿，然以為
 不令而民服，又不知大夫之髡而罰之，則錢亦不可行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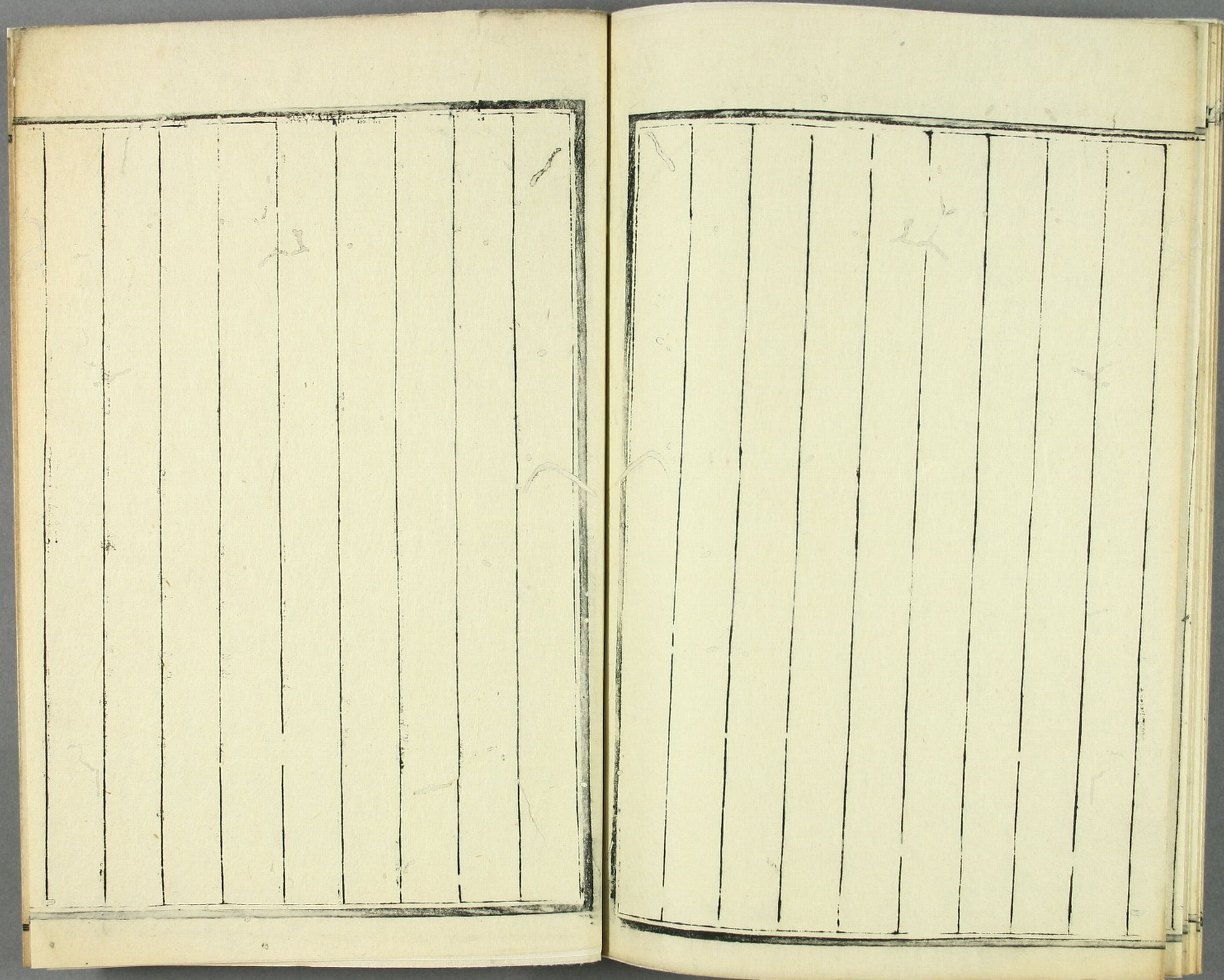
夫驕則即討之如鷹鳥鷙逐鳥雀則君大夫士有節制之
行而無浮華之俗如此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君弱而
好儉節事施及禮樂射御者非所謂儉也雖曰不吝
負吾不信也君強而好侈衣食之好酒色之樂日甚於
一旦然而漫不之省則下始倍焉如此則雖有能諫者其何
容見于諫有五義各異其方管晏之輩常能諫其君
亦不出於五諫雖矣哉論君之柔順易諫至若其強而好
驕奢淫逸知其不可而且為之以謂壽人生如朝露其則
晞胡不日喜樂且以永日其家死則壤土矣故其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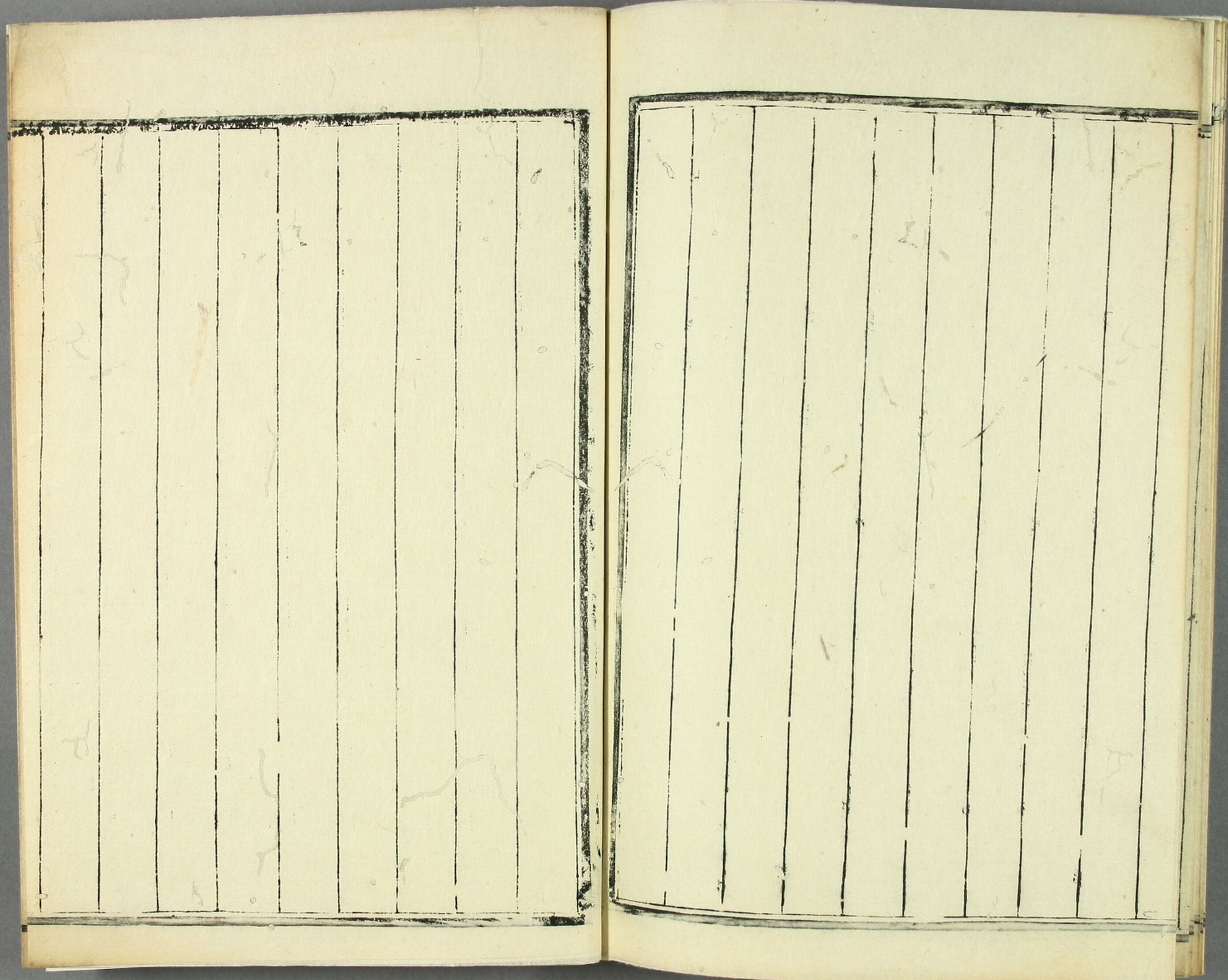
以飾非辯足以御諫矣是以諫者諷也猶且未能使彼之
心降也何況其直與正乎世之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
者恒言曰孔子以諷諫為善直與正誰多哉仕者非獲
乎其君焉則不能格君心之非也予且為之以之執孔子
曰信而後諫者也然以之難之至矣假使初執其志既得
於君則寵光至寵光至矣則權至之乎無復它顧
之意始之所執者移矣即與宦官嬖人無以異也故曰
難之至矣天抵諫君之法唯惡之責責而不時稱其善則
君心忘之故聞其履聲觀其衣冠始以為復謗我也

心有物而諫終不容矣是故或稱善或言過而後諫始
 行矣世人謂稱君之善婦於諂諛者不思之甚也豈可
 物身或謂身云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與其危君也寧
 危身已諫之為道難矣哉唯度主而後行者聖人之教
 世人之所知也豈待言邪君猛則大夫不能擅身與恒身
 於免罪遂嚴憚左右於是乎前所身臣官左右如社氣身
 孤者愈得馳其虐身實身專其身內身得於此者進失焉者
 退衆競求媚不已所畏在於此不在於大夫是以朝有
 五阻而善人不得進矣君遊身遠身淫身樂身官身之身甘身樹

珍禽奇畜以悅婦人身泓子酒淫于色惟婦言是聽女
 謁盛於內而賢人離於國便佞辟女頑童昵在內則
 過顏身予身朝廷之上強暴嚴酷狠用刑以為人君之德者也
 且非不知所惡之有善也以其所惡推之是以善言良有
 功者動得罪焉非不知所好之有不善也以其所好推
 之是以身官身辟身妾身及其所進者比自輒得賞身焉乃得
 賞為身顯身仕身其小人之輩豈能有見危致命之義邪
 與衛懿公好鶴取敗相去不容髮身孟子身謂身君身之身視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豈虛言邪、凡此皆猛勇多才、而予所謂不期驕
奢而至者也、可不慎諸、夫強與弱者、古今之通教也、故
寬而柔者、聖人之善教也、凡此所言者、君之強弱、人備之
情、殆言其端而已矣、若夫天下之大人、心之不同、亦唯其
面、列國之不一、亦如此、有強而不驕、有弱而驕、有君強而夫
強、有君大夫皆弱、人有賢與不肖、時有否泰、天下之事、不可
執一矣、惟斟酌其大體者耳、得管見、羣海之詆於大方之
君子、所不辭也。





心手愛矣何口言之得

取保以控昭以香因之才

一物失理亂已至謂五儀辭

稱家奇款不音子國